



08054

西漢年紀卷二十五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

胡鳳丹

月樵校梓

成帝

河平元年春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

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

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

五行志 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鳶焚其巢三穀反豆燒死

五行志 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

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

卷三十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一

退補齋藏板

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

止五行志 杜欽薦犍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

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

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

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

改元爲河平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

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溝洫志

旱傷麥民食榆皮流移入函谷關天文志 夏四月己

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

五行志異曰本紀書

考

曰有食之既按五行志云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又劉向云且既其占恐害繼嗣又帝報皇后書云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觀此三者則本紀以既書蓋誤也今不取姑從五行志以不盡如鉤書

馬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

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

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

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

五行志通鑑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

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書曰迺壬寅日大長秋受

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

卷五

西漢年經 成帝

二

退補齋藏板

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

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

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

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

甫往反

哉家吏不

曉今一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

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

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沐湯邑以自奉養亦小發

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

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

得不如前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三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忤恨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止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玉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以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妊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令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

於樹野鵲變色二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古笑字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

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郵百姓百姓畔而去
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

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
姓皆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考異曰今許后傳作

五月庚子按荀紀及五行志並作二月庚子及考此
書先云五月庚子繼云三月癸未又云四月己亥不
應置三月四月於五月之後當是三月癸未大風自
二月庚子為是今從荀紀五行志

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
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

且索先各反與既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
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

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
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古屢字深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己曰惟先假王
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按原本無書云

以下下即飭椒房及無所指今補入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

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

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
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
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
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讀曰朕亦當法孝武皇

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
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皇太后在彼時不如職

今見親厚又惡音鳥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

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

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行以息眾許元謹反垂則列妾使有法焉許皇自元帝

時韋元成爲丞相博士給事中平陵平當上書言臣

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

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

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

未知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讀曰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八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

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堯舜南面而治先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今文泰誓之辭上亦以無

繼嗣遂納富言

當傳通鑑

秋七月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初元帝改制蠲除高后所定擅議之令至是又復焉

本紀韋元成傳

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

子宋昱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考異曰此

事不得其年月今附於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廟之後

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

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樂官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德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

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昱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河閒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皮義反

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

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

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禮樂志詔曰甫刑云五刑之

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是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鈞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刑法志詔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

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
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音干吏朕甚

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

如故東平王傳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朝正月匈奴傳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河

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

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於元年正月之

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

為黃渾今從漢書傳

河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錢鐵不下隆隆如雷

聲又如鼓音工十二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五行志冬

十月填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

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星貫

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歲星熒惑

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天文志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

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天文志丁巳夜郎王興與鉤

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大將軍鳳薦金城司

馬臨印陳立為祥荆太守召興斬之考異曰西南夷

而胡曰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今按

天文志云河平二年十一月丁巳云云是胡曰蓋據

天文志

今從之 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不

改外為大言倨嫚姍

古訓

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

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

考異曰王尊傳作御史大夫中按百官表是時張忠

為御史大夫通鑑

改作張忠今從之 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

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

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

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

如清曰二輔皆秩中

二千石號

羣盜寔彊吏氣傷沮

才汝反

流聞四方為國

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九

退補齋藏板

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

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

職卑體下士厲犇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

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

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

音矩章翦張

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于

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

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說

讀曰悅

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

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
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
承用詔書之意請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
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
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
兄子閔拔刀欲到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
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讀曰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累已砥音抵
節首式救反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

卷三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十 退補齋藏板

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
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
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
師廢亂羣盜並起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
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
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
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
議卽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

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
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誣以愬無罪亦宜
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
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百官表
尊傳

河平三年春正月楚王囂東平王宇來朝時楚王被
疾天子閔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
大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
織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于惡疾朕

卷五

西漢年細 成帝

七

退補齋
藏板

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
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東平
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
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
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
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
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

可與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
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日夕講誦足以正身處與娛同

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乃細反皆不足以

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

不與荀紀宜元六月王傳二月丙戌犍爲地震積二十一日百

二十四動山崩雍江水水逆流本紀五行志九月甲戌東

郡荏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爲盜攻燔官寺

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天文志是歲右將軍史

丹爲左將軍太僕王章爲右將軍侍中中郎將王音

爲太僕左曹中郎將辛慶忌爲執金吾百官表章安陽

侯舜之子音太后從弟慶忌武賢之子也始武賢與

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

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辛慶忌傳河復決平原流入濟

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

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

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

易恐其虛害不深又審加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

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

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

卷三十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
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
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
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
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
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酒成復賜
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溝洫志

匈奴復株橐若鞮單于上書願朝

本傳

河平四年春正月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長八尺餘身體鴻大
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
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匈奴傳本紀王商傳

赦天下徒賜孝弟

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賑貸勿收

本紀

二月單于罷

歸國

本紀

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

本紀

先是言災異多指

後宮上爲減椒房用度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

咎于王鳳矣而谷永等獨著之許氏

許氏后

遣光祿大

夫博士孟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

乏不能自存者財賑貸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

令郡國給棺

音衛

音讀

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

它郡國在所宄

如勇反

食

讀曰敘

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

職

本紀

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

害十四已上丞相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

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

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

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

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

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不入及商以閨門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古

退補齋藏板

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

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

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

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作威作福從外制

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

頻妙匹

輕吏徵求人

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

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敎使章下有

司商私怨懟

直類反

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

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迂爲女求去商

不能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

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固李貴人家內

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布內反大臣節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

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

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古惕字憂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

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退補齋藏板

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究竟考問臣

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

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

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

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

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

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

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獨劇孟匹夫之徒也

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閭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

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終哉商視事五年官職
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
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
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
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
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
法度以翼國家而同辟讀曰僻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
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
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黃門北寺是也

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

五字據百官表

詔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

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附馬
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
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
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商傳先是光祿大夫張禹領尚

書事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帝舅王
鳳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
乞骸骨欲避鳳上不許六月丙午以禹爲丞相封安

昌侯百官表高傳考異曰通鑑作丙戌按百官表

何據按長歷是年六月無丙戌當庚戌楚孝王囂薨

子交嗣本紀楚是歲大將軍王鳳薦酒泉太守辛慶

忌前在張掖酒泉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

信鄉讀曰質行正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

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

臣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傳慶忌京兆尹自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司隸校尉王

章以選為京兆尹章雖為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

附鳳百官表王章傳

陽朔元年秋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天文志時大將軍鳳

用事上謙讓無所顯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

用薦馮野王代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

上疏乞骸骨曰臣材驁愚憚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

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十年國家委

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

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考異曰

漢書元

后傳作七年按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蓋十年

又杜欽傳欽說鳳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

考此益知元后傳七字爲誤今改作十字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

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

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

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

速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武皮

反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

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

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

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

哀重巍巍也進退于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惟陛下

哀憐其辭指甚哀上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

闕故天變婁古屢字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咎自予

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

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瘳稱朕意焉鳳心慙稱

病篤欲逮退杜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

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于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

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去就

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于官就封于齊猶歎息示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于主上主上之于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音援不遺書稱公母困我惟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章章死詔獄元后杜欽傳通鑑按原本不書王章之死與後眾庶多冤王章似意不相屬今補入大將軍鳳風讀曰御史中丞劾奏野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充

退補齋藏板

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

杜欽奏記于鳳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如淳曰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今

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

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

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

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

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

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

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

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

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

家自此始馮野王傳眾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杜欽欲救

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

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

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

于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

是塞爭引之原捐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數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

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杜欽傳是歲楚懷王

文薨無子絕楚孝王傳

陽朔二年春寒失節荀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

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曰黎民於蕃扶元反

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

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

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本紀夏四月

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勸紀百官表于是王氏

愈盛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

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

高廊閣道連屬之欲反彌望其奢僭如此劉向謂陳湯

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曰盛其漸必危劉氏遂上封事

極諫曰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

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

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

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夫尹氏莞典管同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

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

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

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

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

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

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

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

蔽大臣終有闔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

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直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士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土出屋根

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
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
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
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
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
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王之所行
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喪睦外內
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
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
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
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
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
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傳夏五月
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本紀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

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

視本紀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本紀月以下九字今補入子

欣嗣諸侯王表九月奉使者不稱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

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

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

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

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本紀是時博士選三科

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次補諸侯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十四

退補齋藏板

太傅博士孔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

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

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光霸之子傳是歲

信都王興徙為中山王諸侯王表復立楚懷王弟平陸侯

衍為楚王諸侯王表楚孝王傳

天平出詔林父官因疏...

不稱詔曰古之立太學...

大夫博士...

大夫博士...

西漢年紀卷二十六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成帝

陽朔三年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初鳳
病因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
門兵按原本脫秋八月以下至此下文谷
永與譚書云云殊無緣起今補入安定太守
谷永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
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一

退補齋藏板

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早薨素親疏序材能
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
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車
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身執管籥於外愚
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
之守收泰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智者首
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
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
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補永營軍

司馬承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

政小心親職

四字仍元后傳

威權損於鳳時承復說音曰將

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

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

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

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

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

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

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

卷二

西漢年紀 成帝

二

退補齋藏板

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

讀曰沈

漸

讀曰潛

之義委曲

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尙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

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

號俄而金火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

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

薦承爲護苑使者

谷承傳

冬十一月丁卯諸吏散騎光

祿勳于承爲御史大夫

百官表

永定國之子也

通鑑右將

軍王章爲光祿勳數月薨

百官表

是歲執金吾辛慶忌

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

慶忌傳

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

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劭時召農薄其租稅寵其強

力令與孝弟同科閒者民彌愆怠鄉讀曰本者少趨

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

桑出入阡陌致勞即到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

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本紀夏四月雨雪燕雀死五行志

秋九月少府王駿居位八殿上欲大用之出駿爲京

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

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百官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表王左馮翊薛宣爲少府共讀曰張竹亮職辨百官

表薛宣傳考異曰大例除邦九卿不得歲月則附

於年末此載於九月之下者蓋據王吉薛宣傳王吉

傳云帝出王駿爲京兆尹而薛宣代爲少府薛宣傳

云宣遷爲少府月餘而御史大夫于承卒按本紀承

卒在閏九月壬戌則二人之除拜當在九月明矣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

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

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

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

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讀曰服不

得其人則大職墮火規敦丁固王功不與虞帝之明

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
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載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
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
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音干欺誣之舉臣聞
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
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

卷二六

西漢年紀 成帝

四

退補齋
藏板

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
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
下留神考察上然之薛宣傳是歲雲中太守辛慶忌爲

光祿勳

百官表

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
立朝折衝厭一葉反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

讀曰

士不素厲

則難使亡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
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

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
數破敵獲俘外國莫不聞迺者大異竝見未有其應
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
爪牙官以備不虞慶忌傳

鴻嘉元年匈奴復株橐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

若鞮單于匈奴傳天文志考異曰通鑑載於是歲志載是年正月未單于死五月遣二月詔曰朕承天

中郎將楊興使弔今從天文志

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緩刑罰不申眾冤失

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退補齋藏板

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

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

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

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

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上始為微行出本紀

自大將軍鳳薨後富平侯張放淳于長等愛幸上欲

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張放以開敏得幸放取皇

后弟平恩侯許放女上為放供居用反張竹亮反賜甲第

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

並拱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

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

起寵愛殊絕張放傳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考異曰

見張放傳內寵事見班倢伃傳皆不得其時今附於微行後 班倢伃進侍者李平

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

姓曰衛班倢伃傳三月丞相張禹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

再三迺聽許庚戌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

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

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張禹傳百官表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以爲張禹卒漢書百官表以爲

免按禹傳禹後尙以特進對成帝所問王氏事則知

卒字爲誤今不取 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爲丞相百官表

封高陽侯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

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

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宣傳左將軍

史丹以帝爲太子時輔導有舊恩封武陽侯恩澤侯五

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匈奴天文志六月乙巳詔

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

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衛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

憚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傳恩澤帝修廢功以丙吉舊恩尤重制詔丞相御史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

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丙吉傳恩澤

定今年未滿十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刑法志冬黃龍見真定本紀是歲光祿勳辛慶忌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百官表

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本紀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鳴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五行志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

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夏徙郡國豪傑五千戶於昌陵陳湯傳按原本脫不復徙民以下今從陳湯傳補

入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五行志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爲廣德王本紀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夏徙郡國豪傑五千戶於昌陵陳湯傳按原本脫不復徙民以下今從陳湯傳補

入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五行志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爲廣德王本紀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

除諸侯王表通鑑

鴻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紀本令吏民得置爵買讀曰價

級千錢紀本大旱紀本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

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壘雞皆鳴石

長一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民

俗名曰石鼓五行志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趙

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考異曰通鑑考異云五行志作河陽主伶元趙后外

傳及荀紀亦作陽阿外戚傳作陽阿顏註曰陽阿平

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

妄改耳今從顏註按今本荀紀河陽作陽阿與所引不同許皇后班婕妤皆失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八

退補齋藏板

寵稀復進見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

祝詛後官有身者王美人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許

傳班婕妤傳考異曰漢書許后傳所載王美人下云及鳳等太后大怒按班婕妤傳鴻嘉三年趙飛燕

譖告云云是時王鳳死已四年矣太后大怒亦非是今不取 山陽侯弟子平恩侯

旦就國諫大夫王仁上疏考異曰此疏漢書無今取荀氏漢紀但荀紀作諫議

大夫按是時無諫議大夫今除去識字言臣聞立后如者王教之大端

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

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妲己

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

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荀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爲光祿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九

退補齋藏板

勳光祿勳并將軍

百官表

丞相司直翟方進從上甘泉

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旣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尙書知機事周密一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

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穉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使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詩逆順之理宜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十

退補齋藏板

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諫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領過迺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

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
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
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
度邪謂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
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
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
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
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
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
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
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
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爲昌陵令方
進旬歲閒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是時起昌陵營
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
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
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捕擊豪強京師畏之

方進
傳百

鴻嘉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

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

眾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

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

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

勿出租稅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

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本紀秋兩

魚于新都長五寸五行志丞相史楊焉言從河上下患

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

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

河信都河水溢普頓反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

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

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

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人故篤馬河至海五百

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

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

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

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
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
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
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
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
自除是時平陵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
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
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
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
藏板

常用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
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
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
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
之

本紀溝
流志

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

前與平阿侯譚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
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
隸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
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

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
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
胡閻反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

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

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如聖意加異

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

敢不說論昔文侯無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

讀曰供壹飯之餐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

聞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嘉其言由是

卷六

西漢年紀成帝

面

退補齋藏板

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杜鄴傳廣德夷王雲客

薨亡後絕表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陵室火戊午戾后園闕

火本紀紀並作考異曰五行志荀災今從漢書本紀二月河南郵亭樛樹生

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而無髮耳五行志上欲立

趙婕妤爲皇后諫大夫河閒劉輔上書考異曰荀紀作諫議大夫

後漢書作諫大夫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

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自然之占驗也里語

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考異曰荀紀作腐木不可

以為廷人雖不可以為主今從漢書傳按天人之

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書奏按原本無天人之所不

足今補入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

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

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

崇諫爭之官廣闕中直之路不罪狂狷音緝之言然後

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

首無失道之僭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

為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

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

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徒結臻方

當隆寬廣問喪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忽之誅於諫

爭之臣人有懼心精銳銷爽乃喚莫敢盡節正言非

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

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滅死罪一等論

為鬼薪劉輔傳考異曰孟康曰大司馬左右前後

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史為中朝丞相以下

至六百石爲外朝以此觀之左右將軍謂之中朝可也光祿勳位九卿太中大夫又光祿勳之屬豈得自屬於中朝三劉謂是時必兼加官之類故通鑑削去中朝二字余攷儒林房鳳傳乃云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校書如涪以爲光祿勳治宮中故曰內卿然則光祿卿太中大夫謂之中朝亦可也今存此二字按百官表辛慶忌爲左將軍師丹爲光祿勳皆在永始三年廉褒爲右將軍又在永始四年此三人官稱恐是追書

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成山度徒谷反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

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古然字脂

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讀曰作治數年天下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徧被其勞國家罷讀曰疲弊府藏空虛下至眾庶熬熬

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

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陳湯傳秋七月上

迺下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

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

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讀曰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

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

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本紀考

異曰今見行本監本皆作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考唯汪彥章用南唐本校證作反故陵義最深長今從

之時雖復還延陵制度泰奢光祿大夫劉向上疏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其何以戒慎民萌與毗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

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考異

曰劉向傳作丹朱三劉云堯舜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藏板

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

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

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

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

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側略陳漆其

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

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

於

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邠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於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

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

按原本脫仲尼曰以下至此今補入

爲游館

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

卷六

西漢年紀 武帝

九

退補齋藏板

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

在到反牧

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

子孫之眾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婢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讀曰猝

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讀曰悅下同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音摹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問言而不能

從其計劉向傳 考異曰劉向傳所載如此蓋是時

有司議皆曰宜還復故陵陳湯傳所載是也上迺下

詔罷昌陵本紀所載是也然雖還延陵而制度尚奢

泰劉向迺上疏諫載其末謂初陵之樞宜從公卿大

臣之議是向此疏蓋在已復初陵之後也通鑑移向

疏於前則於復還延陵制度泰奢兩語不協遂削去

之且改云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恐不合當時事

情今一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

錄通鑑杜業說上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

之多羣后饗其讀曰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

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

王安定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

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

故追述先父之志祿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

飭與敕同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

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

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

火規 豈無刑辟與繇同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爲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與客同東布章非所以

視與示同化勸後也三人爲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臣

表同上納其言通鑑時蕭何七世孫鄧侯獲坐使奴殺人

滅死完爲城旦秋七月癸卯封何六世孫南蠻長喜

爲鄧侯功臣表考異曰漢書本紀元延元年載封

永始元年三年喜薨永始四年子尊嗣又百官表載

鄧侯蕭尊以永始四年爲太常益知紀誤今不取喜

字南唐本作嘉按孝景二年蕭何孫紹封已自立城

名嘉不應六世孫及名嘉也當是喜字今從表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陽哀王弟俚爲王紀表考異曰荀紀作悝今從漢

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本紀按原本脫丁

葬杜陵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王皇九月黑

龍見東萊通鑑丁巳晦日有食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

五行志考異曰荀紀作乙巳按長歷丁巳晦荀紀蓋誤是歲南陽太守陳咸爲

少府百官表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

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

咸滯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與

書曰卽蒙子公力得人帝城死不恨後竟徵人爲少

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鈎校發其姦臧沒入辜權財
物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異

咸皆失氣陳咸傳淳于長為水衡都尉百官表通鑑

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本紀

考異曰百官表內作乙已今從本紀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

直節元后傳通鑑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

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氣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

皆不至地滅天文志是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

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考異曰谷永傳作已未今漢書本紀五行志苟紀皆以癸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未易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

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

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謀去故星叛天而

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

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讀曰沈又

耽湎於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

是信是使書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顛覆厥德荒沈

於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太奢奉終太厚方

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五行志乙酉晦

日有食之谷永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方不見者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滋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

也五行詔曰乃者龍見於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

以顯朕與尤朕甚懼焉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

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本紀梁

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食貨志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退補齋藏板

三月丁酉以特進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

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百官表元后傳商除杜鄴為主簿

以為腹心舉侍御史杜鄴傳薦渤海鮑宣為議郎宣傳王

商白還王章妻子故郡王章傳御史大夫王駿卒考異曰按

百官表翟方進代王駿者也方進以三月為御史大夫則駿卒在三月無疑漢書本紀所以附於年末者

正以不得其日月耳通鑑以其抵牾故削去不載荀紀載於三月得之矣今從荀紀上嘗與張

放淳于長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

談关古笑字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

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白从病新起上指畫而問曰

紉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
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
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
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
始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
言放等不懌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聞顏
色瘦黑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
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
風按原本無時乘輿以下至此以
考異觀之當是脫落今補入丞相宣御史大夫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

請免放就國上雖愛放然上迨太后下用大臣故常

涕泣而遣之

張放傳敘傳通鑑
音以諷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

考異曰敘傳云王

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丑薨方進以三月
丁酉爲御史大夫然則諷丞相御史者非音也放傳

又云上諸舅皆害其
寵故但云上諸舅

十月己丑丞相宣免

百官表

十一

月壬子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

考異曰百官表荀
紀竝作十月己丑

獨通鑑作十一月己丑未知何據按長歷是年十一
月辛亥朔無己丑當是通鑑誤無疑今從百官表荀

紀但荀紀載方進之貶於八月蓋以百官表云三月
丁酉京兆尹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貶爲執金吾遂

載於八月耳殊不知表所謂八月者自三月至
居官凡八月非謂秋八月也又黑龍見東萊乃去年

九月谷永傳載之甚明荀紀亦載於此年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誤添此一項耳胡旦春秋雖正黑龍之誤而方進貶官猶仍荀紀之失今正之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

固其位方進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

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

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顏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

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曰不敢踰制

爲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丁禮反

中傷者尤多翟方進傳衛將軍王商素不善陳湯奏湯妄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言昌陵且復發徙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

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

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

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

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宏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

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卽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

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

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元門開微

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

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

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趙增壽議以為不

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以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

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

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

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

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

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以湯有討鄧支單

于功免為庶人徙邊湯傳通鑑上以趙后之立也溘于長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

議封長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

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當傳通鑑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

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讀曰弊海內常侍王閔

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溘于

長數白宜早止朕以長言下閔章公卿議者皆合長

計首建至策閱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閱前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考異曰

則溘于長是年已為衛尉矣而百官表乃載於永始四年按溘于長封關內侯時已云衛尉翟方進傳云

王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爲丞相因奏少府陳咸衛尉逢信附會湯以求薦舉皆免官湯遂在永始二年則信之免亦在此年以勢推之當是信免之後遂以長代之耳百官表蓋誤今從本紀閱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

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與陳湯俱徙敦煌本紀

淳于長陳湯傳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

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

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

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

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財能得幸於王

卷二十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

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

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翟方進傳通鑑是歲琅邪太守朱

博爲左馮翊百官表博伉日浪反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

避風雨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爲大吏文武

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

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傑慙

服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綱

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博傳

永始三年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曰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祖宗所立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五字仍本紀白太后令詔有司曰蓋聞

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郊祀志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故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上林苑中長安城旁

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
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
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甚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
古遙字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
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女教溺反
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僞以欺
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音傷如
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
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
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
拜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
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
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
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
至妻公主爵位重古累字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矚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

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竊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音遼陽侯師張宗之姦

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

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

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伺者

上善其言郊祀志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三人謀

反殺陳留太守嚴普兩字據五行志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

李譚等四人其格殺竝等皆封為列侯本紀考異曰本紀作五

人按侯表封者凡四人當是紀誤今從表又表四人

之封皆在明年而紀見三年者豈殺竝在三年行賞

受封在四年故附於殺竝之後邪今從本紀

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

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

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

丞持節督趣讀曰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

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本紀考異曰本紀載於此年百官表載於四年當

是今年斬賊次年賞功故紀附於一年耳今從本紀時上急於政貴戚驕恣交

交通輕俠藏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

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徒曰得赤丸者斫

卷五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

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音孚鼓不絕乃選鄭令鉅鹿尹賞

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

方深各數丈致令音零辟音避反音歷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

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

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

朝會長安吏車數百輛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

於禁反音讀飲音讀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

卷二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因枕藉

死便輿出瘞寺門柏東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

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

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

捕甚精甘音讀嗜音讀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

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尹賞傳荀紀音讀故

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臣聞昔高祖納善若不及

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合天下

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孝

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讀曰邵之師尹呂之佐也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鉅依反平繇

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無道

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

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

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

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使孝武皇帝聽用

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

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

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

羣齟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

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

爭衡也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不

循伯者之道酒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

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

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

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平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按原本無前考

武皇帝納忠諫至繇余歸德一段及此處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以下文意不相屬且與考異所論不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詔

退補齋藏板

合今並補入 上遂不納 梅福傳 是歲右將軍辛慶忌爲左將

軍光祿勳韓勳爲右將軍少府師丹爲光祿勳詹事

許商爲少府左馮翊朱博爲大司農東平太傅淮陽

彭宣爲右扶風 百官表 宣治易事張禹禹以帝師見尊

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 是徵人 彭宣傳

紀載於陽朔元年蓋附於王鳳殺王章之後也通鑑載於永始三年蓋附於蘇令既反之後也其相去蓋

十一年書中旣言蘇令則是蘇令已反之後上此書無疑不應於陽朔元年預言蘇令反也其書所以言

王章者正以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自殺王章始也孟堅但見書中說王章故於福傳上書之前序

曰是時或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權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

見羣下莫敢正言按年表鳳死於福湖三年至福上書時則鳳已死九年矣傳所載非是今不取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

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

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

過無出田租本紀杜鄴說大司馬衛將軍王商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

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

者壇塲有常處祭字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

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每舉其禮助者歡悅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

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

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

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殿與驅同失道禮月之

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

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

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

荅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

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

遷長安南北郊

郊祀志

考異曰此事見郊祀志不

罷南北郊矣此事見永始二年至次年正月方幸甘

泉三月幸河東十一月而王商已免矣鄴說辭亦言

於此年王商免之前

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

王商以病賜金安車駟馬免

百官表

初梁王立驕恣無

度至一日十一犯灋不可諫止太傅輔奏願令王非

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仗藏私府

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夜私

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是歲相禹奏

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請誅

卷六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之禮天子外屏不欲見

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萇之

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

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

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獨以偏辭成辜斷獄

亡益於治道臣愚以爲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

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

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梁王傳

是歲執金

吾廉褒爲右將軍右扶風彭宣爲廷尉初薛宣爲相
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
及方進相思宣舊恩至是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
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
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尙書事

薛宣傳

卷三十一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西漢年紀卷二十七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成帝

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函谷關次門牡皆自亡

五行志

夏四月丁酉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

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光耀耀而下如

兩自晡至昏而止

本紀天文志荀紀

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

之官上使衛尉滄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

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一

退補齋藏板

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

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

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

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

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

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

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

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

慎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
室臣承幸得給事中出人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
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
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
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
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
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
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
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穆則卦氣理效五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二

退補齋
藏板

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

讀曰

祐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涵荒淫婦言是

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

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

與尤同

上天震怒災異屢

字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

並見弗

與字同
步內反

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天

傷終不改寤惡治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

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

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

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敷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阪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暇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讀曰閑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

之行加惠矢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
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
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
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
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
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爲泰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
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
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共讀曰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

登七

西漢年紀 成帝

四

退補齋
藏板

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
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
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
散羣輩守關天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
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
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
古者穀不登藹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許氏塗明
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蒲北反 掇之論語曰百

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

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尙方織室京
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
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
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
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
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
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
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
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母貳舊愆勵精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退補齋藏板

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
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肯
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裕永中壘校尉劉向復上

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母

若殷王紂考異曰漢書向傳作帝舜戒伯禹此言非是今從劉貢父改定本詩曰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

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

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

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居宜而一食漢興訖竟寧

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禱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虛失則攝提失方孟陬子侯反又音鄒無紀此皆異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城曰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夔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起興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外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行託末屬誠見陛

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

劉氏故狼狽音懇數奸音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

東井攝提炎音聾反音聾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佗來以圖天文難

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

閒讀曰閑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劉向京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兆尹何武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盤辟音闕雅拜有司

以為詭眾庶僞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武為

楚內史厚龔勝龔舍在沛郡厚唐林唐遵此人顯於

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何武傳冬十二月大司馬

衛將軍王商病乞骸骨上閔之乙未以為大將軍益

封二千戶賜錢百萬辛亥商薨以根為大司馬驃騎

將軍百官表元后孫寶傳考異曰荀紀作十一月

朔無乙未辛亥荀本紀云十二月溫公考異曰是歲十一月甲子

紀誤今從通鑑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

地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

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
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
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它地上不從卒以
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
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
頓首謝恩歸誠禹四男而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
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
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八

退補齋藏板

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讀曰左右

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

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

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考異曰漢

書本傳作地震五十六劉貢父謂春秋地震五耳或

十六字當是衍文今從之劉向傳亦言地震五或

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

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

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
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

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傳

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本紀宮中學事史曹宮按曹宮荀

紀作曹才御幸王有身生男於掖庭牛官令舍按牛官令舍

荀紀作才中黃門田客按田客荀紀作田闕下同持詔記盛綠

緜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

令舍婦人新產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

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

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口

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

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

無貴賤唯留意奏人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

五刻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

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愷丑庚反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

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

擇張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詔賜宮藥令

武自臨飲之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

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

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婢六人皆自殺棄所養兒十

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

荀紀趙皇
后傳通鑑

議郎巴郡譙元上書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十

退補齋
藏板

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謹元
傳

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辛蘇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氏俗修習戰備

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
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
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

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遺子右於涂仇揮音纏王烏

夷當人付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匈奴傳大司馬驃騎

將軍王根奇蜀郡楊雄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文

似相如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

雄待承明之庭雄傳并贊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按雄自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上

退補齋藏板

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
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蓋今年事也時王音死已
久當是王根胡旦遂誤以曲陽侯爲安陽侯云按漢書成帝紀永始二年王音薨三年皇太后詔復甘泉泰時薦雄待詔者非王音無疑然據文選李善註引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雄則似薦雄者又是楊莊今以爲王根未免無據雄

少從蜀嚴君平學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

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

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

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哉

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

覽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及雄仕
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
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其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
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目爲從事
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
王貢
傳序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本紀甘泉本因秦
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游觀屈奇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
藏板

瑰偉且其爲已久矣非帝所造楊雄欲諫則非時欲
默則不能已還奏甘泉賦以風讀曰又是時趙昭儀

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雄盛言
車騎之眾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

言屏玉女卻慮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奏天子異焉

雄傳三月上將祭后土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

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

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楊雄以爲

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楊雄傳夏

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爲王

本紀考異曰荀紀以爲王子憲按漢書表廣

陵王胥而下並無名憲者當以荀紀誤今從本紀本傳

十二月上羽獵揚雄從

雄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觀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

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

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

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

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

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

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

卷十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

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瀕音賓涓而東

周袤音茂

音茂

數百里穿昆明池象瀕

瀕音賓

反河營建章鳳闕

神明馭

先合反

娑漸臺秦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

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

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尚秦奢麗誇

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

好不折中曰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除爲郎給事

黃門與王莽劉歆竝

雄傳

竝贊雄又作酒箴以諷諫帝其

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
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藏水

蒲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車上絹反礙爲賞丁浪反

所輻雷音身提徒計反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

夷鴟夷滑稽鷄音腹如天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

國器託于屬之欲反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

酒何過乎陳遵傳是歲許美人御幸生男趙昭儀謂帝

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

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直類反以手自擣以頭擊壁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齒 退補齋 藏板

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

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

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不負汝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

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與

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

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

黃門吳恭持以與掖庭獄丞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

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

掖庭令吾邱遵謂籍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
台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

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

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大臣驃騎將軍貪者讀曰錢不

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趙皇后廷尉彭宣以王

國人出為太原太守彭宣傳李奇曰初漢制初烏孫

小昆彌安曰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

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

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建其國而還段會宗傳

卷十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五

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

元延三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代奢東至宏農南歐漢中張羅

罔罟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狃七授獾音獾音狐菟麋鹿載

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音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本紀

年按楊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

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

獵當在今年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楊雄從至射熊館

還上長楊賦以風讀曰是歲廷尉朱博為後將軍

退補齋藏板

百官表 沛郡太守何武爲廷尉九江太守王嘉按原本缺九江

以下六字今補入 爲大鴻臚泰山太守蕭育爲右扶風百官表

時鄆縣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蕭望之傳

元延四年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本紀

綏和元年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二十丈二

刻所息天文志 諫大夫東海毋將隆奏封事言古者選

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

填竹刃反萬方母將隆傳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大司馬驃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藏板

騎將軍王根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

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

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

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

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

以尙書般庚般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

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孔光傳二月

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

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

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故皆由

斯焉定陶王欣于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

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本紀定陶王謝曰臣幸得繼父

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

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

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

藩書奏天子報聞本紀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以廷

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孔光傳按原本無孔光左遷句而御史大夫句註云

百官表孔光傳當是脫誤今補入以趙元為太子太傅閻崇為太子

卷二十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七 退補齋藏板

少傅傳昭儀傳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及河內傅喜為太子

庶子喜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見傳喜董賢傳太

子數遣中盾讀曰亢漢舊儀云秋請問近臣黃門郎四百石主徼巡宮中

中常侍班穉方直自守獨不敢荅穉伯之弟也傳初

故南昌尉梅福以帝久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

世以為殷後乃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

六國隱士不顯與逸同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

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

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
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
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陞
下繼嗣外微始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
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
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
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
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
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

卷二十七

西漢年紀 成帝

六

退補齋
藏板

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陞
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
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
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
孤遠又譏切王氏故不納至是欲立二王後推迹古

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

禮

甲子

恩澤

詔曰蓋

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
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
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

各百里本紀行幸雍祀五時本紀初何武爲九卿建言古

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

三公官各有分扶問反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

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

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

功效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以爲然夏四月以

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置官屬罷驃騎將

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益大司空

奉扶用反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以

卷三十七

西漢年紀成帝

充

退補齋藏板

備三公官焉本紀朱博傳又令護軍都尉居大司馬府北

司直百官表大司空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紀綱輔王中尉備

盜賊今王不斷獄與讀曰預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

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

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

內史如都尉以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

史爲中尉何武傳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本紀子箕

子嗣中山王傳大司馬王根乞骸骨冬十月甲寅上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

百官表元后傳

滔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

卷三七

西漢年紀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孔光傳

以廷尉孔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孔光傳百官表

十二月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侯

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

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

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

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

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

千石以應古制奏可

朱博傳本紀

中壘校尉劉向卒向每

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
所以疆漢室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卒時年
七十二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劉向傳

綏和二年春二月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
翟方進曰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
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
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
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

讀曰沈

沒火守舍萬歲之期

卷二十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
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

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

顏曰三百餘人謂丞相官屬

唯君侯擇

其中興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

音麗肥麗

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壬子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
及引決上遂賜冊曰惟君登位災害竝臻聞者郡國
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尙眾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
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
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壞

人緣反

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

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

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

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

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

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馬方進卽日日殺上祿之

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

供張柱檻皆衣表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異於它

相故事

翟方進傳

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卽薨移居第中車駕往

卷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

葬日公卿以下會葬建平侯杜業上書言方進本

與滄于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

欲鄙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

因時信

讀日

其邪辟

讀日

報睚

五解反

眦

仕懈反

怨故事

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

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賄賂故就國耳非大逆

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孫宏免官陳咸歸故郡

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

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

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北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讀曰冀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子詣反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轅讀曰燎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慄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讀曰碎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杜業傳赦天下荀紀考異曰漢書

卷十七

西漢年紀 成帝

三

退補齋藏板

本紀無今據荀悅漢紀

三月大水

五行志荀紀

平襄有燕生雀哺食

至大俱飛去

五行志荀紀

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

一寸八分

荀紀

丙戌帝崩於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曰

皇帝卽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

讀曰

憲

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

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

皇帝之意

郊祀志本紀

夏四月己卯葬延陵上尊號曰孝

成皇帝

本紀

考異曰成紀作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荀紀作三月丙午崩

四月己卯葬延陵按長歷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

卷三

西漢年紀

成帝

岳

退補齋藏板

